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視差
<p>已經忘了多久沒配眼鏡，近視度數又加深了，我總是健忘，說著念著提醒自己去診所卻總是忘記。一直以來我的兩隻眼睛度數不一樣，醫師說這是長時間姿勢不良導致的。他一邊這麼說一邊要我遮住慣用眼，同時一邊問到投影在布幕上符號所指的方向。想起伏案苦讀時經常動輒十小時起跳，除了眼睛以外，脊柱的變形也同樣岌岌可危，像是歪成S形一般，我一邊回想照X光看見的照片一邊提醒自己注意姿勢。望向醫師所指的符號，嘴裡唸叨著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正確的符號指向，像是提出自己答案等待解答的小孩一般，忐忑中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是否正確，卻總是聽不到正確答案，只能等到最後才知道自己的回答得到度數有多深的結局。乾澀的眼睛常常想要看得更遠，像是抬頭望向太空某顆星，卻又不得不必須盯著眼前的東西。</p> <p>自脫去學生制服後，在就學與就業中來回掙扎，似乎希望自己在偌大的城市能夠找到安身之所，或許庸庸碌碌過完不算太差但終究也稱得上人模人樣的日子。少年不一定會得志，更何況現在自己距離少年相距甚遠，那些心目中的成就都還沒結實纍纍，倒是在社會來回打滾而傷痕累累。相對來說家中兩老則不同，自家中幾個幼崽能獨自照料自己甚且在外打拚後，或許是出自填補兒女離巢的空虛，經常在假日期間來往家中及外婆住處，可能是想趁著能力寬裕、身體允許能盡到孝道。可能直到未來某一天我也會重複他們正在做的事也說不定。搭上返鄉的列車，趁著假日稍微喘口氣放假回到外婆家。知道我服完兵役的外婆，一邊倒著剛泡好的蜂蜜柚子茶遞給我，一邊操著濃厚腔調的客語說到我是大人了可以結婚了，我笑著用不太流利的客語回說還早。真的還太早了，自己都還不知道未來的方向在哪裡遑論成家。</p> <p>在這座多雨的城市裡，我們或踽踽獨行或步履蹣跚。臨摹別人的成功、重複自己的迷茫。匆忙的生活裡，擠出心力朝著不知道還有多遠的目標前進，盡自己所能維持生活保持健康。</p> <p>除了在布幕上辨認符號的指向，另外健康檢查不是都會有充滿點點的畫，要你辨認裡面的數字嗎？那個辨色力測驗的數字我也總是看不見，那些圖畫在我的視野裡面藍色跟紫色之間、淺綠色跟黃色之間，總是曖昧而模糊，再怎麼仔細想要看出端倪都僅是徒勞。對我來說那只是一幅充滿雜色、如同失去信號的電視充斥著雜訊一樣的圖而已。後來我才知道，是我瞳孔內感受顏色的視錐細胞不夠敏感，在彩度不夠清楚且亮度不強的狀態下，分不出來顏色與顏色之間的差異。不過這不妨礙我仍舊喜歡宇宙，那些遠在太空的星因為亮度微弱，人眼中就只能看到黑白兩色，所以此時此刻我們所看的星空，在理論上是長得一樣的。誰知道呢？或許我認知的色彩在你眼中又是另一幅風景也說不定。不過當距離放在動輒幾千萬光年的距離下，目前來說我們眼中的風景仍是一樣的。縱使我們不知道那些星實際上距離我們多遠。</p>	

醫師提醒到，兩隻眼睛度數不一樣所形成的雙眼不等視，容易讓人失去對事物的立體視覺，難以判斷事物的遠近，他無視我的欲言又止，醫師自顧自地說著。讓我想起在天文學上的視差。所謂視差是指在兩個地方看向同一個點的差距，要是物體的距離與我們之間越近，那麼視差就越大。天文學家們會利用這個現象，在兩個不同的點之間看向同一個目標物，利用視差去判斷目標星系到底距離我們多少光年。那些距離我們數十萬光年的恆星所散發不同顏色的那些點點星光，在經過幾萬年的時間到地球上，或許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或許沒有，被我們無時無刻緊盯著太空的先進儀器所捕獲。

又是一個初春乍暖還寒又暖的日子裡，步履蹣跚的我戴上剛配完的眼鏡走在陌生的城市街頭，街頭上人們像是進入了一種凝滯的恍惚，明晃晃的春光中人們的腳步像是慢動作。似乎又是如平時同樣的日子，我為了進修前往這個多雨的城市，而兩老準備了一些食材準備回外婆家做點心。各自的身影輕輕地划過時間的刻度。看似平凡的時日唯一的不同，是外婆自己的時間永遠停留在這一刻了。沒有徵兆，沒有預感，即使到現在，回想起來那只是看似跟平常一樣的日子。但就在那一剎，似乎有一部分的自己在接獲消息時彷彿整個人被倒空，像是斷了線的風箏，無魂有體隨著一陣風飄回老家。

人記得的事情很多，忘記的事情也是，有些事情一點一點的忘記，可是有些事一不小心就記一輩子。那些細碎的、當下看似毫無值得紀念的事，像是融化的蠟油流淌在心上，像是封存某些事一般悄悄在我心上凝固，把想說的話憋在心頭裡。我知道，我再也不會為它蓋上蠟章，因為我知道藏在心裡的話再也沒有收件人會拆封了。事物總是在我不經意、不夠注意之中慢慢流逝、變壞。放在一角說著要待處理的事務都漸漸隨時間慢慢遠去了。泡好的茶也涼了，眼睛也變得乾澀了。死亡是一瞬間的事，但是遺忘卻好漫長，漫長到那些與你相處的時光直到現在我還能慢慢細數。

後來我終於拿到新配的眼鏡一時之間感覺視線變回清晰，眼線範圍的事物又回到它在我眼中應有的模樣，世界又似乎如同往日的模樣呈現在我眼裡，不斷一遍又一遍叮囑自己隨時保持健康。但再次看見她時，我的眼睛已經不夠了。眼睛已經不再乾涸，取而代之的，是視線因為淚水變得模糊，模糊到我已經不能看清眼前的她，在過去是如何呼喊我的樣子，她進入了對我來說好小的箱子-小到無法承載我的思念。好想告訴她不用擔心，我還是活得非常好，好到像是老人一樣執著，好到像是少年一樣失敗。伴隨著法師的念經聲與親戚的啜泣聲，在一刻從背後看過去突然發現母親的身影變得好好小小，燭光卻把她的影子拉得好長好長，她小聲對著父親哭著說到她已經沒有媽媽了。以前我不曉得原來生命是如此沉重，重到眼眶無法承受流不完的淚水；不曉得生命是如此的輕，輕到我伸出手仍然抓不住哪怕是一時半刻。

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即使她說我已經是大人了，此時此刻我卻覺得好渺小。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是否正確；不知道不知道她在生命倒數時，是否因為知道子女是在回老家見她的路上，而感到寬慰。太多太多了外婆，這些問題未來有一天我會知道的嗎？是不是我再長大一點就會知道這些事的正確答案呢？靜靜望向火化的入口看著你漸漸消失在門口關閉的剎

那，我用盡力氣才能在心裡頭一遍遍問你這個問題；用盡力氣才能提起手將你的骨灰放進罈子裡。

不知道是第幾次你出現在我夢中。我總是健忘，忘記今天是你離開的兩百二十五天，是這些日子裡我夢見你的第七次。雖然對自己的未來依舊是瞻前顧後，但開始慢慢學會接受了有人會從自己的生命離開。其實我知道我該捨得了，但午夜夢迴，那些過日子的時間裡我也漸漸捨不得了。捨不得放下，你依舊住在我的生命裡，準確來說是住在我的記憶裡。但是不管捨不捨得，總歸還是該道別了。

我仍舊走在熙熙攘攘的城市裡，在這座城市瑩瑩獨立試圖找到自己的指向，望向自己訂下的，不知道是否太過遠大的目標，仍無法確認我說出的回答是不是正確答案，或是僅僅在漫長的等待之後再次被宣判近視又加深了。不過也許，也許對誰來說正確答案又是什麼呢？但現在我不再低頭緊盯著眼前的事物顧影自憐，喘口氣抬起頭望向天空時，心裡漸漸清楚知道，知道或許有些問題不是這麼容易獲得解答，但我知道不論我站在此刻或是過去，站在這兩個時刻的我只要同樣望向你在你心中所在的方向，那麼有些話就能穿越時間和距離到達你那裡，而我能知道你仍在距離我不遠的地方；能知道你仍然在我心裡靜靜散發著只有我能辨別的光，或明或暗，依舊會穿越幾萬光年的距離，靜靜地進入我的瞳孔裡。

不再害怕看不清楚前方；不再會害怕自己的答案得不到驗證。我會記得，記得你散發的光會指引我前進的方向。